



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资本家的鬼花样

ZIBENJIA DE GUIHUA YANG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丛书

资本家的鬼花样

本社編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資本家的鬼花样

本社編

李宁远 繪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2 (中、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1 2/3 字数23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16

定价：(4)0.10元

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五年了。十五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

里,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,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,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,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,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,向他们进行斗争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,每一个故事前面,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资本家的鬼花样》这本书里,集中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种种残酷剥削手段,和他们发家致富的罪恶事实,戳穿了他们所说的“劳动起家”、“勤俭起家”的骗人鬼话。

編 者



目 录

告小讀者

手上的仇恨 ····· 1

“药老虎”的騙术 ····· 12

“关約书” ····· 24

“~~某某~~” ····· 35

牌子上~~的花样~~ ····· 46



手上的仇恨

在旧社会里，资本家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用双手劳动创造出来的。可是，资本家不但吞噬(shì)了工人的劳动果实，还要“吃”掉工人的手指。照片上这只手的断指，就是被资本家“吃”掉的……

解放前，在上海西康路上，有月〔bàn〕小小的永福元五金厂。老板周錫生，原先是个地主，后来他在上海凑了一点錢，租了一間小房子，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、四个童工，弄起了这月小工厂。他把在紗厂当“拿摩温”的老婆沈杏娣叫了回来，做监工头。到上海解放的时候，这个厂扩建的厂房有六百多个平方米，雇用了一百五十个工人、学徒，拥有电动车床、冲床、刨床、钻床三十多台，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大量财产的工厂。

那么，这个厂的资本家是怎样发财起家的呢？

和世界上所有资本家一样，这个厂的资本家也是吃了工人的肉，吸了工人的血，才喂饱了他自己的；他的财产，都是工人用双手劳动創造出来而被他剝夺了去的。

这个厂的资本家最残酷的剝削手段，是雇用大批包身童工。解放前夕，这个厂一百五十个工人当中，包身童工就有一百二十七名。他們大多是从乡下被招騙来的，年紀一般都是十二、三岁。

资本家招收来了大批童工以后，首先是延长工



作時間，进行残酷的剝削和压榨。那时厂里规定，凡是童工，一律从早上四点多钟开工，到夜里十一、二点钟歇工，实足足要做十九个钟头。老板娘沈杏娣，每天天还不亮就起床，打开收音机喇叭，同时高声念着“阿弥陀佛”，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。接着她一手拿着念佛珠，一手拿了鸡毛撻〔dǎn〕帚，走到童工們睡觉的統鋪旁边，对着起床动作較慢的童工，“啪啪啪”按次序打下去，一面嘴里喊着：“小死人，懶死人，都快給我起来！太阳爬上屁股了。”童工們被她逼迫着起了床，脸也沒洗，跑到机器旁边，“蓬蓬



蓬”踏起冲床来，开始了一天的奴隶生活。

中午，童工們就在机器旁边吃飯；一放下飯碗，又得马上干活。这时老板娘却舒舒服服睡午觉去了。到了晚上呢，童工們連續做了十几个小时，个个累得腰酸背痛，抬不起手脚；可这时老板娘却神气十足地来监工了。要是誰打瞌睡，她就拿了鸡毛撻帚往誰头上抽打，碰到誰完不成老板规定的生活，也要被老板娘毒打一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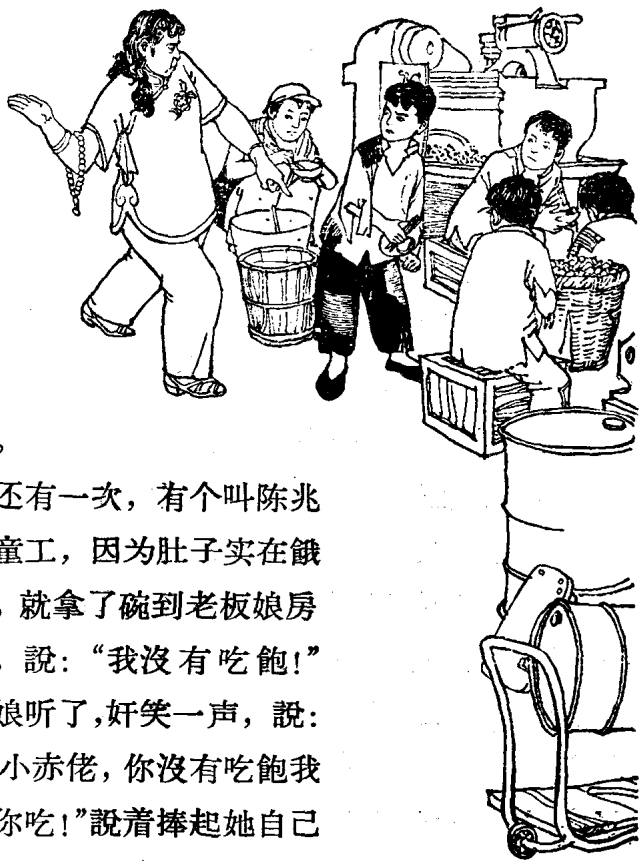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一个叫丁林富的童工，做一种手表带上的零件，因为鋼皮很薄，生活难做，没有办法完成老板规定的数量。夜里歇工以后，丁林富累得一头倒在床上，却忽然被老板拖了下来。老板罵道：“小赤佬，你倒定心睡觉了，这不是存心給我搗蛋！”一边罵，一边拿了一根皮带，猛力往他身上抽打。丁林富光着膊，只穿了条破烂短褲，被打得渾身是一条条血痕，痛得在地上打滾。

这时候，站在旁边的老板娘沈杏娣，忽然变作一只“笑面虎”。她见老板打得乏了，就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带，假惺(xīng)惺地說：“林富，赶快去做吧。不

然更要倒霉了！”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旁边。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眼泪，缩着身子，在阴暗的灯光下，又“蓬蓬蓬”干了起来。老板一边收好皮带，一边恶狠狠地說：“明天下班前，你不做好一万四千节表带零件，我要你的狗命！”……

资本家为了从学徒身上刮更多的油水，还有更残酷的手段：长期不給童工吃飽肚子。每天，童工們吃的粥像米湯一样稀薄，能照出人影儿来。而且老板规定八个童工吃一小桶薄粥，吃完了不能再添，吃不飽只好餓肚子。童工們每天过粥的小菜常常是一撮〔zuǒ〕盐，用筷子沾沾，有点盐味就下肚了。到了夏天，老板娘叫童工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，切成小块，放上盐給童工当小菜吃。

这还不算，更加毒辣的是，每天早上，老板娘总要故意多烧七、八木桶粥，放在她房里。夏天天热，到了中午，粥发馊〔sōu〕了，她才拿出来給童工們吃。这样，可以使童工們少吃或不吃。有一次，一个童工拿了发馊的粥实在吃不下去，老板娘就瞪起眼睛說：“为什么不吃？”伸出手掌，“啪，啪”打了他两个



耳光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个叫陈兆祥的童工，因为肚子实在餓得慌，就拿了碗到老板娘房里去，說：“我沒有吃飽！”老板娘听了，奸笑一声，說：“来，小赤佬，你沒有吃飽我端給你吃！”說着捧起她自己吃的一鋼精鍋又厚又白的粥，跑到楼下来，在车间里当着許多童工的面，盛了滿滿

一碗，放在陈兆祥面前，叫陈兆祥吃。她看着陈兆祥吃完一碗，又給他盛滿了一碗，这样，两碗、三碗、四碗……陈兆祥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可是老板娘还是硬逼着他把滿滿一鋼精鍋子粥吃下去。粥是吃完了，陈兆祥却胀着肚子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

“干活去！”这时老板娘一下子露出了凶相，硬是逼着陈兆祥去干活。陈兆祥站也站不起来了，怎么能干活呢？“你吃倒会吃，做倒做不动！”老板娘罵着，举起手拚命地朝他打了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童工們即使餓得身子发抖，再也不敢說个“餓”字。

童工們白天黑夜地干活，用双手創造了大量財富，都被資本家占为己有。童工沒有工資，每月所得到的是刚够理一次发的“月規錢”。童工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不成人样。而且，就連童工們为資本家創造了大量財富的双手，也保不住要被資本家“吃”去指头……

是这样：虽然工厂发展了，扩大了，資本家发了大财；但是資本家的貪財欲望是无止境的。資本家为

了賺更多的錢，对机器从不肯花錢修理，机器上也沒有安全防护設備，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，常常发生流血的工伤事故。

有个十五岁的童工，叫王才寅[yín]，他的两个手指被机器軋断了，但是骨头还没有全部断下来。老板娘看见了，硬是逼着他用剪刀把骨头剪断。剪断后，用油布包扎一下，老板娘又当场逼着他用另一只好手干活，結果王才寅痛得昏倒在车间里。王才寅昏倒后，童工們把他抬到擱楼上，他不吃不喝，老板也不給他医治，过了一星期，在王才寅就要死的时候，老板对童工們說：“軋掉个手指不会死的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！”这时正好有辆垃圾车从门口走过，老板就逼着工人把王才寅摔进垃圾车，一面欺騙說：“送他到医院去治疗。”結果王才寅在半路上就死掉了。

还有一个十岁的童工，叫繆[miào]福兴，手指被机器軋伤，老板娘拉着他的耳朵，拖进佛堂間去說：“到五金厂来做学徒，不軋掉手指是不能滿师的，这是做老师傅的記号！来来，我用剪刀給你修修齐，干



起活来也利索！”話一說完，她就一手捏住繆福兴那只流着血的手，一手拿起一把剪刀，“咔嚓咔嚓”剪起骨头来。可是剪刀鈍〔dùn〕，



剪刀口軋住了繆福兴的手指骨，痛得繆福兴满头大汗，呼喊救命。老板娘咬咬牙，又猛力剪了三下，骨头还是剪不下来。她灵机一动，就逼着站在旁边的一个童工說：“把车间里剪鉄皮的大剪刀拿来！”大剪刀拿来了，老板娘对满头大汗、脸无人色的繆福兴說：“福兴，你不要看，熬点痛，剪掉了，让菩〔pú〕薩〔sà〕保佑你！”說着拿起大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繆福兴的手指被剪去了。老板娘随手往香炉里抓了把香灰，涂在繆福兴的断指上，再給他涂上点车油，用破

布包扎一下，然后摸出一些零錢往地上一丢，說：“好了！小赤佬，买根油条去补补血吧！”

就这样，这只本来可以医治的手指，被惨无人道地剪去了！

难道說，这是被机器軋掉的嗎？不！这是被資本家吃掉的，是被万恶的旧社会吃掉的！解放前夕，这个厂里的一百五十个工人当中，被机器軋掉的或被資本家截(jié)去手指的人就有一百二、三十名，占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前面照片上那只截去手指的手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……

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了，这个厂的工人获得了新生。解放后，党和领导上特別关心这个厂的童工。一九五一年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組織——工会，一九五二年进行了民主改革，初步把老板的凶焰压了下去。工人們的劳动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；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三十多个工人、童工，个个得到了治疗；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。全厂工人的工資也进行了合理調整，工人生活得到了提高。现在每台机器都安装上了安全防护設備，逐步实现了机械化、自

动化；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，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。

这个厂的童工，解放后，在党的教育、培养下成长起来。他们绝大部分人响应党的号召，到外地参加建设，北京、天津、福建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。留在厂里的，有的当了技术员，有的当了干部，有的还入了党，担任了厂长。现在，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，他们常常看着自己的手，悲愤地说：“这是阶级的仇恨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啊！”

石会文根据《童工血泪》一文改写

